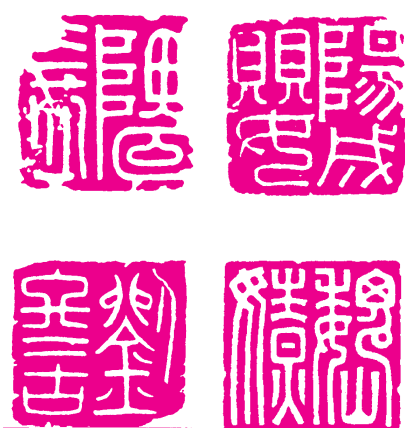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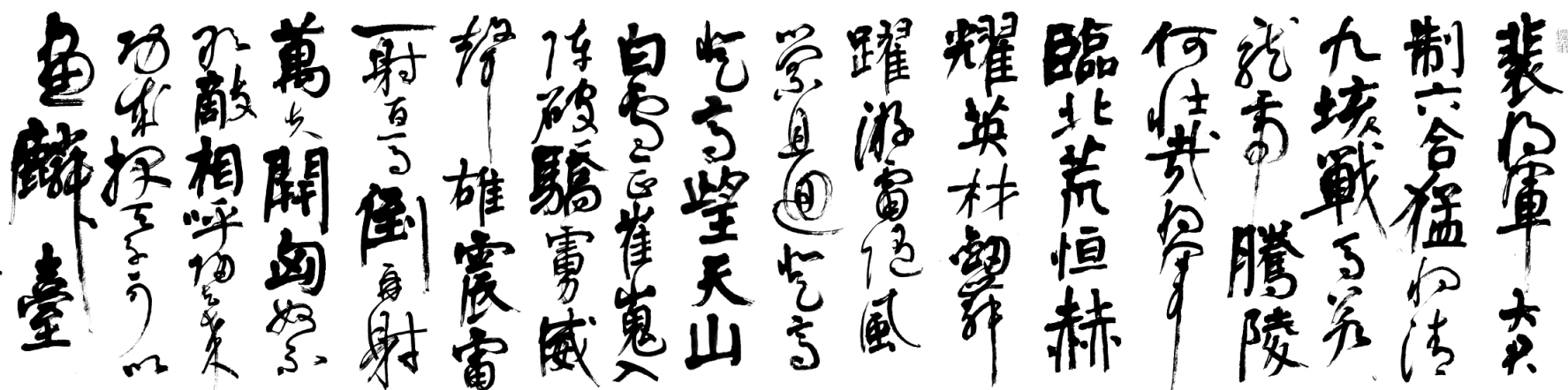


周慧珺临颜真卿《裴将军》



临印手记

简单的说,篆刻的创作学习,主要依靠临摹古代经典作品来获取技能的储备,再加以旁通博养,以逐渐形成自己的表现手法。因此,临摹对于印章的创作就显得极其重要。对技法的训练,玉印风格的摹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我个人认为,与其奢谈创意、创意,不如扎扎实实地做到完全忠于原作(要注意找到最好的范本),极精微地学到玉印原作的形貌,在此基础上能形神兼备,就更好了。印章是个十分微观的创作单元,摹写临刻能让我们更细微地体会古印的妙趣。要致广大,就必然需在尽精微上下功夫。到了更高的阶段时,作品的差异也许就在那些小小的细节上体现出来。

——李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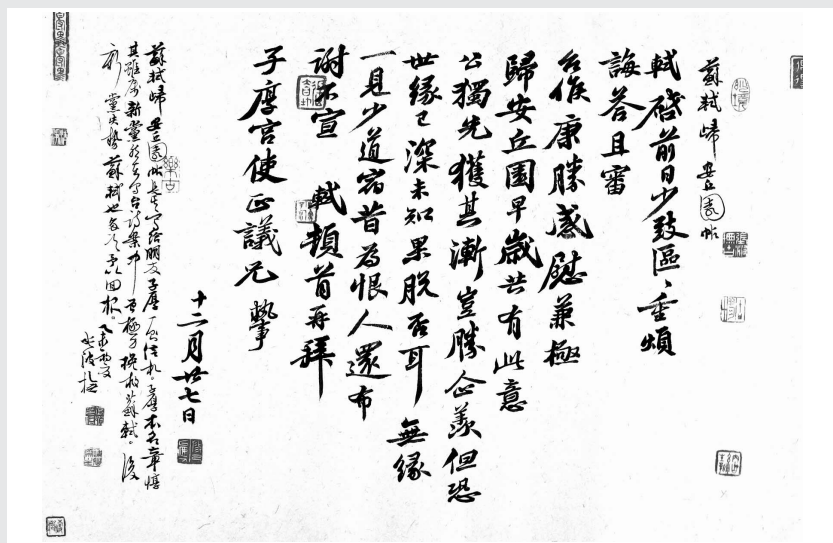
临书手记

临习苏轼的书法,要把握以下几点:

1. 执笔宜低不宜高,也不宜太直,以取稳健和侧势。
2. 结体扁平而向右上方倾斜,横竖竖重,轻而不飘,重而不滞,撇捺及其伸展。
3. 用笔自然率真,或正或侧或起伏寓点画之中。书写时,字与字之间,经常会用笔轻重转换,致使字体大小错落分布,有明显的韵律感。

——张波

张波临苏轼《致李常帖》



张波临苏轼《归安丘园帖》

临书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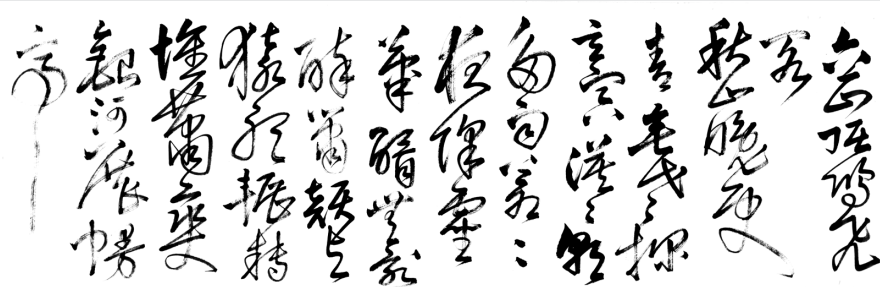
临帖,是书法学习的必经之路和魅力所在。临,有形似和神似之分,或者说形似为“工”,神似为“奇”。

“工”则力追其形,但求无我,直追原貌。当从原帖的笔势、结体、韵姿上着手,不断重复,逐步积淀,使原帖原貌自觉或不自觉地奔涌笔下。无论各体,均为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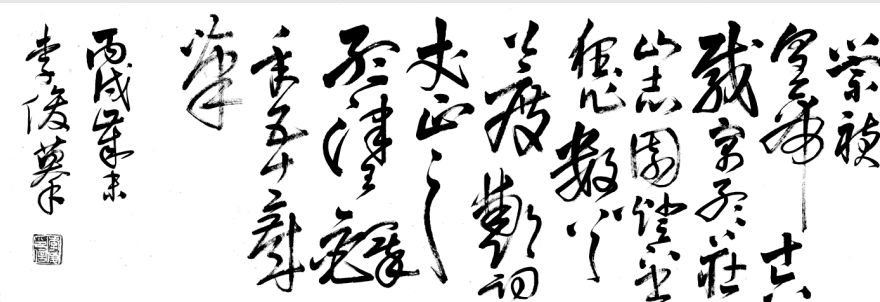
“奇”则追求个性,个性化地再现原帖的内涵神韵。个体的理解不同,则表现得个性不尽相同。这种个性取决于个体的审美意趣和性格特点。个性,在于展示自我,个性的形成是个体的综合修养在笔墨当中的集中表现。涵盖了个体的审美意趣、性格特点、文化素养、阶段性技法功力等内容。

“工”与“奇”,本质上是学与创的关系,两者辩证统一。力求其形,把握工整,整体性复制原帖的面貌,是必须掌握的临帖能力,是临帖的关键一步,是对个体临帖能力的重要检验标准。在此基础上,才是真正的个性。

——李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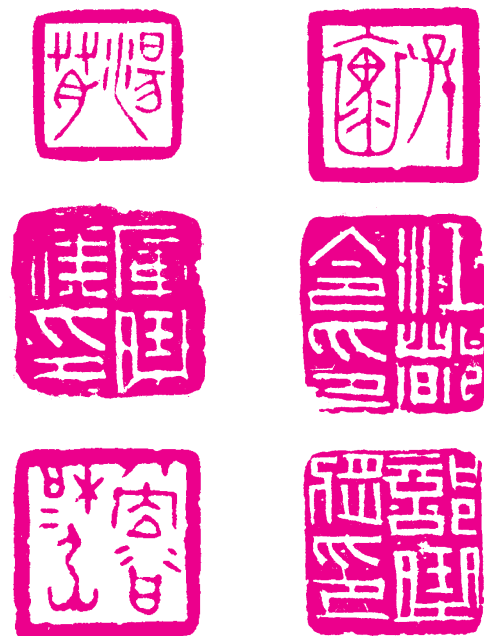
李俊临《王铎诗卷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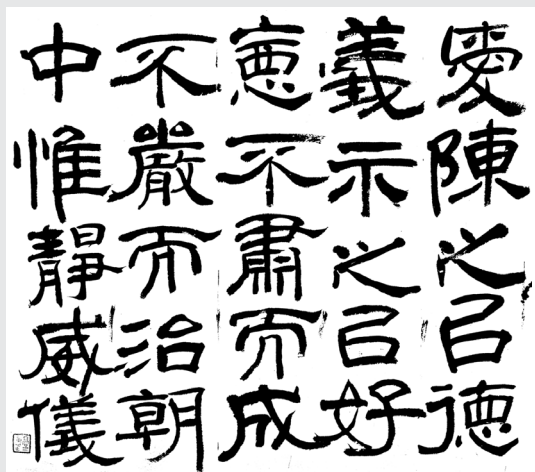
临印手记

寒来襟袖冷,月远哭声稀。刀笔清影,灯深临古室。早年一首小诗,写了学印之初的一点景象。学印之初,彷徨不决,及至在老师的教导下临摹古印,才知亦步亦趋在古人的刀笔之间有多么幸运。在古人面前你很小,心里大,自顾自的一意孤行,只能成为失了依靠的流浪之子。十多年过去了,我对古人的作品仍然亦步亦趋,我觉得,依着样子把葫芦画像,其实也不赖。

——唐古慧



名家临《西峡颂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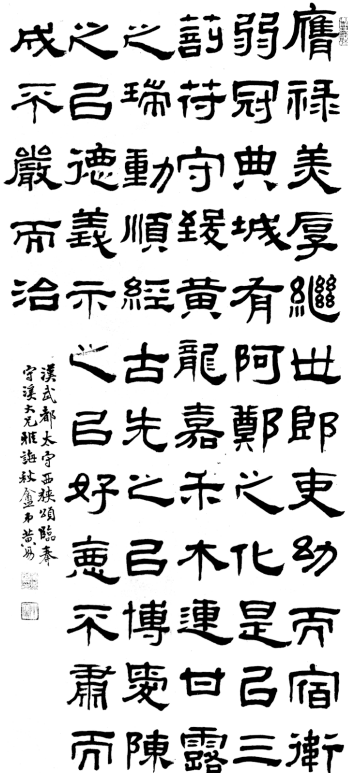
高二适临《西峡颂》

高二适是一位传统的学者书家,善草书,为变古出新,他勤习汉隶。这幅意临之作笔趣无限,起笔变化多样,有藏锋逆入和裹锋逆入,行笔没有波势却具有轻重之体,结笔没有提按而有弹挑之势,字态俊雅洒脱。临作较原碑字距行距较密,却不显得拥挤,行与行之间一些字的相互参差使临作更有整体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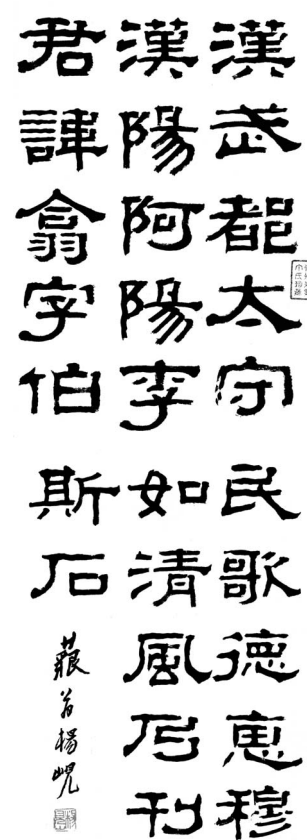
何绍基临《西峡颂》

《西峡颂》为摩崖刻石,自然风化使得人为雕刻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,更显奇诡古朴、浑拙苍茫。何绍基以自己的理解,为我们展示那开张疏宕,浑然古拙,昭示了人类征服自然,勃发向上的力量与不可抑止的气势。此番临作,何绍基抓住《西峡颂》线条两头粗壮,中间平缓的特点,用自己喜欢的羊毫笔和最擅长的拙厚有趣的“颤笔”使点画之间笔断意连,无做作之气,可谓独树一帜,无怪能在晚清书坛上冠绝一时。



黄易临《西峡颂》

黄易出生书香门第,其父精于书法,是传统帖学代表张照的追随者,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他,严格地遵循传统帖学的路子。而与此同时,受到金石之交翁方纲的影响,以及与书家桂馥、伊秉绶之间的交往又让他迷恋上汉碑。为此,在黄易的字里行间始终保留着晋代的风骨和意蕴,同时又流露出取势任其自然,用笔强调厚重感。



杨峴临《西峡颂》

杨峴将《西峡颂》的古高、雍容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,打造成一种犀利峭拔的面貌,波划多作变形处理,往往一笔送出即收,不留波状,不强调波,而突出顿划。利用颤笔捻管法,使得部分枯瘦笔触更加古拙、生涩,与丰腴、浓重的肥笔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笔画之间的似断非断,常常呈分离状,但却离而不散,以疏为密,使人产生旷远迷离的情感。

(蔡剑明撰文)



徐庆华临《颜家庙碑》

临书手记

在社会上,言楷必言唐,言唐必言颜,但怎么写颜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。放眼望去,比比皆是横细竖粗的颜字,以为这就是颜的全部,要知颜楷从他早期44岁的《多宝塔》,到62岁时写的《大藏经》,再到七十多岁后写的《勤礼》、《家庙诸碑》,数易其体,变化多端,几近脱胎换骨。后世取法者自当深究其中端倪,不然只能取貌遗神,逐末舍本了。

——徐庆华